

租鱼过年

□仪征 张玉明

鼓楼桥旁,有个卖金鱼的摊子。守摊的,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者,皮肤黝黑,满脸皱纹。摊前摆满了盆,养着各种各样的金鱼。夏天时,盆里插着增氧管,嘟嘟地冒泡,冬天则不插,盆里的鱼看得更清楚,有红,有黑,有白,还有五花的。每年春节前,妻都来这里,买几条红的,用塑料袋拎回来,养在鱼缸里。说是红红火火,年年有鱼。

妻买回的金鱼,是最普通的那种,除颜色通红,与小鲫鱼一个模样。我怪她不会买,应该买那种蝴蝶尾的,看上去有很多条尾巴,游起来,缓缓摆动,似女人拖曳的长裙,煞是好看。或者买那种狮子头的,头顶有一团肉瘤,更像不小心撞的大包,看似威武,像头狮子,实则让人心生疼痛,惹人怜爱。再不就买那种水泡眼的,眼旁生有两只大水泡,像青蛙鸣叫时,鼓起的鸣囊,又像美人伤心流泪,哭肿的眼睛,很是迷人。妻不屑,说就这种好养,精干利索,不娇贵。而且价格还便宜,一元一条,还送两包鱼食。那些头上长包的,眼睛带泡的,尾巴带飘的,要好几块钱一条,价贵不说,看起来弱不

禁风,估计难伺候,不好养活。

喂食有讲究。一开始养,没经验,生怕饿着,不停地喂。鱼儿也不知节食,来者不拒,结果吃撑了。病歪歪的样子,让人揪心,好几天才恢复过来。后来请教行家,说不要顿顿喂,两天喂一趟就可以了。果然没再出险情。

给鱼缸换水是个小心活。鱼缸是玻璃做的,易碎品,磕碰不得。已经小心翼翼了,还是难免意外。一次换水时,顺便清洗一下鱼缸。一不留神,碰了水龙头,顿时裂了一道缝。又一回,我怕鱼寂寞无聊,捡了一些雨花石放到缸里,供鱼儿游戏赏玩。换水时,我把石头也拿出来清洗,放回去的时候,大了意,将缸壁砸了个洞。后来买了只壁厚的鱼缸,心想这下不会破了。结果,妻子收拾碗筷时,我跑去换水,一不小心,两人手中的碗与缸碰到了一起,又报废了一只。妻很懊悔,我安慰她,凡事过三,就没事了。再而衰,三而竭。果真灵验,以后鱼缸再没破过。这些都是刚开始发生的糗事,权当交学费。

春节过后,开始上班。气温一天

比一天高起来,换水必须更勤快。刚上班事多,难免疏忽。结果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事故。鱼越养越少,正月未过完,就一条不剩,全军覆没了。连续两三年,都是这种结果。妻闷闷不乐,将鱼缸洗净晾干,叫我放到书橱的顶上,说以后再不养了。我给她想办法,建议养到正月十五,就别养了,把它们放生掉。妻说小区里正好有个池塘,就按你的主意办,让它们回归自然最好。

放生后,妻仍不放心,时常去塘边转悠,想看它们活得怎样。去了几次都没见到影。后来听人说,金鱼是人工养的,过惯了食来张口的生活,放到水塘里,自理能力差,竞争不过其他鱼,最终还得饿死。还说金鱼通体红色,太醒目,无处躲藏,会被其他鱼吃掉。妻又开始担忧起来。我说,养着怕不活,放生又不舍,你说怎办?干脆还给卖鱼的得了。妻说,这个主意好。

后来再养。元宵节一过,妻赶紧用塑料袋装了鱼和水,拎着去了鼓楼桥,还给了老者。一如当初从鼓楼桥拎回家的样子。我笑她,不是买鱼过年,是租鱼过年。

母亲的汤圆

□淮安 谢祺相

每当元宵节临近,我总会想起母亲搓汤圆的情景。

母亲搓汤圆极其认真、极其细心,先用温水将糯米粉调匀,然后拍成圆圆的小饼,再把研碎调配好的芝麻或豆沙作为馅包进去,最后慢慢地搓,直到汤圆圆润细密。我曾跟母亲学过搓汤圆,由于没有足够的耐心,搓出来的汤圆总是不太圆,而且比较粗糙,锅里一煮,很容易散开,因此后来不再上手。吃母亲搓的汤圆,对我来说,就是无可比拟的美味。

每次看着母亲搓汤圆,那不仅是一份感动,也是一种享受。母亲微微弓着腰,手掌伸平,恰到好处力道,不疾不徐的动作,总能让我感受到生活的安宁和温馨。即使后来长

大,离开了母亲,但每到元宵节,想想母亲搓汤圆的情景,便能体会到元宵节的节日气氛。

当然,汤圆也不都是在元宵节才吃,小时候,糯米收获以后,母亲照例会搓一顿汤圆给我们解馋。只是那时生活条件不太好,汤圆是实心的,里面没有芝麻花生之类香甜的馅料,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吃得很香甜。并且,这种纯粹的汤圆里,更能吃出糯米本来的粮食味道。

那时经常会想,糯米,本来是一粒粒的,晶莹剔透、修长饱满,可也是一粒米而已。经过母亲用水浸泡,然后上石磨慢慢磨成米粉,再搓成汤圆下锅煮熟便成了难得的美味。也许糯米是无知觉的,但加入了

人们对生活的爱,对亲人的关心,这不能不说是糯米的一次生命升华。搓汤圆的一个“搓”字,是那么亲切、那么传神,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我没有问过母亲,搓汤圆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但可以看得到,母亲在搓汤圆时,那温柔优雅的手势,那庄重投入的神情,恰如在抚摸儿女的小脑袋,把那被风吹乱的头发轻轻理顺。

过完元宵节,春天临近了,这是个让人无法安静、无法拒绝的季节。口中还在回味汤圆的味道,感觉春天就是从汤圆里迸发出的一点绿,加上母亲的期望,加上对未来的向往,加上生活的激情,再点缀上点点思念,于是,每一个孩子都跟春天一起,在母亲的注视下花红柳绿五彩缤纷。

春风随我入庭院

□浙江慈溪 潘玉毅

鸡鸭

近来工作颇忙,周末回家,我发现自己竟与春天同时进门。

院子的东边,母亲用砖头拦了块地方,养着六七只鸡鸭。它们仿佛通晓人性,我还没有召唤,它们透过栅栏的缝隙看见我,就朝着我奔跑而来。

一只鸡与一只鸭并肩而行,冲在最前面,其余的反应则要略微迟钝些。

鸭子张着嘴,不知是在呼吸,还是在欢叫。鸡的胆子似乎小得多,我轻轻地吆喝一声,它们便张开翅膀,紧张地匍匐在地,继而看我并无歹意,转着圆咕隆咚的眼珠子,呆呆地、楞楞地看着我。它们似乎并不怕生,将那或扁或尖的嘴巴穿过栅栏来啄我的鞋子。

鸭子不时发出“嘎嘎”的声音,而鸡群的“咕咕”声则持续地响着。

玩了一会儿,它们也倦了,开始梳理起各自的羽毛来。别看它们外表脏兮兮的,其实爱干净得很。你看,它们不约而同地把嘴埋进羽毛下,细细地清理着。清理完毕,几只

老母鸡卧在石堆旁晒起了太阳。石堆旁边有一个很深的槽,似乎是它们为了晒“日光浴”特意刨出来的。它们偶尔也往地面上甩两下嘴巴,许是地上有蚯蚓或虫子吧。

鸭子则要懒惰得多,它们把头埋入那个喂食的槽里,来来回回地啃着,不一时,水也喝了粮食也吃了。初时急着朝我奔来的那只鸭子似乎有点找不着北,脖子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然后盯着我看,仿佛是为了得到响应。当然,也有可能它找到并不是我,而是春天。

草木

在鸡和鸭的地盘上,有一株枇杷树,一株桃树和一棵李树。这个时节,桃李树上已经冒出了新芽,只是还未十分茂密,距离开花尚有些时日。不过春风已经来了,桃树和李树离那开花的日子应该也不远了吧。枇杷树是四季常青的,叶子顶端还结着一个圆滚滚的果子。不知是枇杷果已经成形,还是叶骨朵长得过分茁壮了些。在院子的一角,还有垒得院墙一般高的柴篱和一个上了年纪的酒瓮,在春日徐徐的风里,温

暖的阳光下懒懒地躺着。

而在院子的南边和西边,没有鸡同鸭讲的聒噪,草木葱茏,给人一种别样的生机。这里不仅有桃李,还有红豆杉、香泡树、石榴树、杨梅树七八种绿植。当此时分,绿意虽未深浓,但是打边上走过,人们已经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了。

最有意思的是那金桔树,树上的果子掉了整个冬天都没有掉光,前段时间一连下了三月的雨也没有把它们下掉。金桔树下,长满了马兰头,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蓝色小花。不时有蜜蜂飞过,停在那些蓝色小花上,也停在马兰头上。马兰头是这个季节的时蔬,用剪刀剪下来炒着吃,十分美味。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喜欢吃。

东风款款,从地面上轻掠而过,我们顺着风的轨迹看去,地里的菜蔬已经剩得差不多了,只有一茎两茎,不过菜畦里种着土豆,此时茎叶青青,预示着不久后的收成。侧耳倾听,院子里有鸟叫声,响亮,却不绵密。可分明,它们唱的都是春天的歌谣啊。

菜畦

□吉林长岭 彭思佳

黄昏的光柔和地照进来,映在前面的墙壁上,使得昏暗的屋子陡然间明亮起来。雾霭在远山腰间盘绕,山的头顶则黛蓝黛蓝地浮在天的边缘。

我的办公室在阴面,只有向西的一扇窗户,每天快下班的时候,便会看到这温暖的夕照中的景象。由于办公楼所处的位置比较偏远,楼房的外面就紧挨着耕地,旁边是近几年新建起来的民居。想必这里当初是一片肥沃的农田,如今被围割得只剩下几垄菜畦。傍晚来临的时候,赤红赤红的砖瓦屋顶上便冒出来一团一团的白烟,并渐渐升高、壮大,以至于遮住夕阳的最后一缕光辉。

院前的柳枝还没有吐绿,楼后的菜畦却蒙上了薄薄的土绿。那是去年秋天播种的菠菜和小葱。年复一年地看菜农种菜,我也几乎成了半个行家。天气渐渐变暖之后,农民们开始浇灌他们的菜畦,那些早已发芽的土绿喝足了水,立刻鲜嫩起来,像一块块绿色的绒毯铺在泛着热气的泥土上。这种时候,其他的畦子里也开始插秧播种,不到几天工夫,它们便被整理得容光焕发、面貌一新。

早春的菜畦虽然充满生机,但不久就被剃光了“脑袋”。在小葱、菠菜被收割之后,便种植了豆角、葫芦、西红柿、卷心菜、莴笋等,都是些市场上常见的蔬菜。整个夏天,这些菜畦里总是人影晃动,累累的蔬果就像被放在聚宝盆里一样,第一天采摘完了,第二天又生出来许多,大有取之不尽的气势。我时常伫立在

我家的“女鲁班”

□安徽青阳 章小兵

读书有瘾。买书更有瘾。

搬家搬了五六次,一次比一次书多。几年前的那次搬家,生活用品不多,书却有整整55只麻袋。口头上承诺着再也不买书了,但看到好书,还是经不住诱惑。如是乎,我家上下楼四五只书柜,都是书满为患。一张长条形的书桌,本来上面摆着一台台式电脑,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显得宽松有余,渐渐地就被一本又一本书所蚕食,慢慢地便堆成了一座书山,就连窗帘也无法来回拉动。见此情景,妻子一边对我下了“限购令”,一边从网上给我又买了三组书柜。

书柜到家那天,刚好是星期天傍晚,妻子正改好学生作业。她拆开三堆大小不一的木板,从一堆木板中找出图纸,便兴致勃勃地看了起来。我凑向前,看到那些图标,犹如魔鬼地图一样,让我怎么也找不到北。我便知难而退地说:算了吧,不要耗时费力地弄吧,明天,我找个木匠来装吧?妻子却笑笑说:就权当搭积木吧!我就不信有图纸,装不了几组书柜。

窗前,看他们栽培、灌溉、采摘,那些从头到尾的流程,要经过大半年的时间,让人真切地感受到时光的飞逝和季节的变迁。

秋天的时候最让人伤感,等最后的绿色——胡萝卜也在秋霜中被一一挖掘出来,我知道,这一年的光景该结束了。胡萝卜的叶茎从小到大始终是鲜嫩的,直到被连根拔起的那一刻,它们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姿态,所以当我看着绿缨红根修长圆润的萝卜被一排排堆积在阴冷的土地上的时候,总觉得这不该是它们的归宿。等到最后一车萝卜也被运走了,生长的季节便到了尽头,秋天像泡过的茶根,散尽了最后一丝香浓。风带着寒意一阵阵袭来,落叶被一层一层卷起来又扬向远处,直到树枝变得光秃秃,土地上的草丝也俯首屈服,这片昔日肥美的菜畦才可以安静地休憩。

冬天的菜田不声不响,除了厚厚的积雪被风撕扯得深一块浅一块之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来打扰。在空旷的菜畦中间有三棵高高的白杨树,虽然它们的叶片随着菜畦中的绿色一并凋谢了,但是挺拔的树干在冬季空寂的土地上显得越发超然而坚韧,它们像戍卫的士兵,在万籁俱寂的季节里守卫着自己深爱的家园。

漫长的冬天终将过去,太阳的光辉渐渐炽烈起来,云也变得洁白而轻盈起来。暖风里,那些高大的树枝挂起了点点穗节,雨水之后,它们便开花吐穗,树阴下的菜畦,也会随着喜鹊的叫声开始它们的热闹。那个时候,便是真正的春天了。